

艺  
文  
类  
聚

艺

文

类

聚

藝文類聚卷第三十六

唐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歐陽詢撰

明

秣

陵

王元貞校

入部二十

隱逸上

隱逸上

周易曰遯世無悶又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不事王  
侯高尚其事又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禮記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又曰季春之  
月聘名士禮賢者

論語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

少連

莊子曰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又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避世之人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閑處無爲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暇之所好也

魏隸高士傳曰廣成子在崆峒之上黃帝問曰吾欲取天地之精以養萬物爲之柰何廣成子蹷然而起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無視無聽抱大以靜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吾將去



汝入無窮之間遊無極之野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  
常又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方明爲御昌寓  
參乘黃帝曰異哉請問天下小童曰予少遊六合之  
外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乘日之車遊於襄城之野  
今病少損將復六合之外爲天下者予奚事焉夫爲  
天下亦奚異牧馬哉去其害馬而已黃帝再拜稱天  
師而退又曰善卷者舜以天下讓之卷曰予立宇宙  
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  
天地之間何以爲天下哉遂入深山莫知其所終又  
曰石戶之農不知何許人與舜爲友舜以天下讓之

石戶夫負妻携子以入海終身不返又曰伯成子高者唐虞之時爲諸侯至禹去而耕禹往趨而問之子高曰昔堯治天下至公無私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而不勸罰而不威德自此衰刑自此作夫子盍行乎無落吾事俛俛乎耕而不顧又曰魯連好竒偉倜儻嘗遊趙難新垣衍以秦爲帝秦軍爲却平原君欲封連連三辭平原君乃以千金爲連壽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也即有取之商賈之事耳及燕將守遼城田單攻之不能下連乃爲書射城中遺燕將燕將見書泣三月乃自殺城降

田單欲爵連連曰吾與於富貴而詘於人寧貧賤輕  
世而肆意又曰閭丘先生齊宣王獵於社山社山父  
老十三人相與勞王王賜父老不租先生獨不謝曰  
愿得壽得富得貴夫選良吏平法度則臣得壽矣振  
之以時則臣得富矣令少敬長則臣得貴矣又曰田  
生管床茅屋不肯仕宦惠帝親自往不出屋又曰鄭  
仲虞不仕漢章帝自往終不肯起曰陛下何惜不爲  
上世君令臣得爲偃息之民天子以尚書祿終其身  
世號白衣尚書又曰韓福者以行義修潔昭帝時以  
德行徵病不進元鳳元年詔賜帛五十匹遣長吏時

以存問常以八月賜羊酒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  
中牢自是至今爲徵士之故事福終身不仕卒于家  
又曰班嗣世在京師家有賜書內足於財父黨楊子  
雲以下莫不造門桓君山從借莊子嗣報曰今吾子  
聞仁義之羈絆係聲名之韁繯伏孔氏之軌躅馳顏  
閔之極藝何以大道爲自眩也昔有學步邯鄲者  
匍匐而歸耳其行已持論如此遂終于家又曰尚長  
字子平禽慶字子夏二人相善慶隱避不仕王莽長  
通易老子安貧樂道好事者更饋遺輒受之自足還  
餘如有不取也舉措必於中和司空王邑辟之連年



乃欲薦之於莽固辭乃止遂求退讀易至損益卦喟  
然歎曰吾知富貴不如貧賤未知存何如亾爾爲子  
嫁娶畢敕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是後肆  
意與同好遊五岳名山遂不知所在又曰巢父堯時隱  
人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人號爲巢父堯之讓  
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何不隱汝形藏汝光  
非吾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許由悵然不自得乃遇  
清泠之水洗其耳拭其目曰嚮者聞言負吾友遂去  
終身不相見又曰許由字武仲堯舜皆師之與齧缺  
論堯而去隱乎沛澤之中堯舜乃致天下而讓焉曰

十日並出而燬火不息其光也不亦難乎夫子爲天子則天下治我由尸之吾自視缺然許由曰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吾將爲賓乎乃去宿于遵旅之家旦而遺其皮冠巢父聞由爲堯所讓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其耳池主怒曰何以汙我水由乃退而遯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又曰壤父者堯時人年五十而擊壤於道中觀者曰大哉帝之德也壤父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地而食帝何德於我哉又曰子支伯者舜以天下讓支伯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不知所

之又曰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覩之謂公曰取彼金公投鑣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居之高視之卑吾被裘而負薪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驚旣謝而問其姓名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哉又曰段干木者治清節遊西河守道不仕魏文侯就造其門干木踰牆而避之文侯以客禮出過其廬則式其僕問之文侯曰干木不趨勢隱處窮巷聲馳千里敢勿式乎文侯所以名過齊桓公者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也又曰莊周少學老子梁惠王時爲蒙縣漆園吏以卑賤不肯仕楚威

王以百金聘周周方釣于濮水之上曰楚有龜死三  
千歲矣今巾笥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寧生而掉  
尾塗中耳子往矣吾方掉尾於塗中後齊宣王又以  
千金之幣迎周爲相周曰子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  
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太廟欲爲孤豚其可得  
乎遂終身不仕

續晉陽秋曰謝敷隱居會稽山初月犯少微星一名  
處士星時戴逵名重於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  
稽士人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

世說曰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資并



爲造立居宇在剡爲戴公起宅甚精戴始往居與所  
親書曰近在剡如入官舍又爲傳約亦辦百萬傳隱  
事老互故不果述又曰支道林因人就深公買印山  
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

袁淑真隱傳曰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韜智  
居鬼谷山因以爲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  
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御折其  
枝波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陰身被數千之痕此木  
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柏華  
霍之檀桐乎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

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  
然也又曰鵲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被履空以  
鵲爲冠莫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馮諼常師  
事之後顯於趙鵲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諼絕

**[詩]**魏阮瑀詩曰四皓潛南岳老萊窺河濱顏回樂陋  
巷許由安賤貧伯夷餓首陽天下歸其仁何患處貧  
苦但當守明真

晉張華招隱詩曰隱士託山林遁世以保真連惠亮  
未遇雄才屈不申又詩曰棲遲四野外陸沉昔當時  
循名奄不著藏器待無期義和策六龍弭節越崦嵫

盛年俛仰過忽若振輕絲

晉張載招隱詩曰出處雖殊塗居然有輕易山林有  
悔恡人間實多累鵲雛翔穹冥蒲且不能視鸛鷺遵  
臯渚數爲矰所繫隱顯雖在心彼我共一地不見巫  
山火芝艾豈相離去來捐時俗超然辭世僞得意在  
丘中安事愚與智

晉張協詩曰結宇窮嵐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閑  
山岫峭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滄興南岑雖無箕畢期  
膚寸自成霖澤雉登壘雉寒猿擁條吟溪壑無人迹  
荒楚鬱蕭森投耒脩岸垂時聞樵採音重基可擬志

回淵可比心養真尚無爲道勝貴陸沉遊思竹素園  
寄心翰墨林

晉左思招隱詩曰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巖穴無  
結構丘中有鳴琴白雪傷陰崗丹葩耀陽林非必絲  
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又招隱  
詩曰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  
心神

晉陸機招隱詩曰駕言尋飛遁山路鬱盤桓芳蘭振  
蕙葉玉泉涌微瀾嘉卉獻時服靈術進朝飧朝採南  
澗藻夕息西山足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屋結風佇



蘭林回芳薄秀木又詩曰尋山求逸民穹谷幽且遐  
清泉盪玉渚文魚躍中波

晉閭丘沖招隱詩曰大道曠且夷蹊路安足尋經世  
有險易隱顯自存心嗟哉巖岫士歸來從所欽

晉王康琚招隱詩曰登山招隱士褰裳躡遺蹤華條  
當園室翠葉代綺窓

晉辛曠贈皇甫謐詩曰顯顯朝士亦孔其依莫不遲  
想載渴載飢我弓我旄禮亦無違企望高岡來儀來  
歸其暉伊何與帝同心明明天子如日之臨臨照四  
方探蹟幽深山無逸民水無潛龍爰彼九臯克量德